



婦葉山房藥鈔

三十

4
59
30

三十



門
號
卷



胡廣

廣為相專事阿諛有密投詩其家曰漢朝胡廣號中庸
今日中庸又見公蓋其實錄也一日廣與解縉同侍宴
曰廣縮少同業仕同官縉業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
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越數月廣果生女
訂盟既而縉遭讒死全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
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披血兩頰且言曰薄命
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
解氏蒙宥歸女卒歸解初文皇渡江時廣與解縉周是
修約同死於難既而縉使人覘廣動靜見廣方問家人
飼豬否縉聞而笑曰一豬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蓋皆
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

謹按

欽定明史胡廣傳頗能持大體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
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姦黨誅及支親為民厲

夏原吉

吉天性寬平雖懼愾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

後編

三十九

木

謂吉君子長者夜閱文書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夫
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
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
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
情行其敬慎如此

鍾靖安人始為吏胥呂震薦其才授主事陞郎中宣德
五年擢郡守九人鍾知蘇州授以璽書假使宜行事鍾
初至陽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
所欲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召諸吏
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
吏拷掠投庭下死者數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上無通事
復斥屬官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上無通事
下無橫科蘇人稱曰况青天正統初以秩滿去民叩闕
乞留者二萬餘人詔陞鍾俸正三品令復任楊士奇贈
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七年卒市
巷哭送其喪競立祠以祀

薛瑄

瑄初長於詩賦及見周程張朱書曰此道學正脈也遂
焚其所作詩賦專事道學以進士擢御史三楊欲一面
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歎不已曰薛公
見且不得况得屈乎正統初晉大理少卿為王振所陷
放歸田復辟後居內閣數月以曹石用事遂引疾去四
方從學者日眾著有讀書錄二十卷行世

楊榮楊士奇楊溥

正統初三楊俱為大學士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
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如何士奇
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
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換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翌日
即同薦侍讀苗衷馬愉侍講曹鼎並入內閣他日士奇
或尤榮榮曰彼獸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
日內出片紙指幾個名字某八閣某八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士幸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榮卒諡文敏人稱東楊士奇卒諡文貞人稱西楊溥
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物惟江陵
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

後編

四十

木

府再擢貴州布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溥諡文定人稱南陽

北狩

上木既敗上乃下馬盤膝南面坐有一虜將為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耳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上語大驚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會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今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為計其中一人大言曰大元之讐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旁開口那顏只要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死亡之中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時眾虜皆曰者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營

值聖節也先來上毒進蟒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詞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耶卻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之曰畱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韃衆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盤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嘗宿御寢旁上皇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嘗使哈銘致意於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哈銘嘗勸上皇寬心時至自不能畱憂慮成疾悔無及矣上皇歸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計耳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干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生乎王直曰此理失而求之野

耳胡濛欲封進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
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獄會赦得釋上皇至懷來將
抵居庸禮部始得旨議迎復儀注王文厲聲曰孰以為
來耶黠虜豈誠心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
孰以為來耶眾皆相顧無復言胡濛獨具儀注送內閣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及至
京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景帝迎拜上皇
答拜拜畢相持而哭各述授受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
居南宮百官請朝見敕曰朕被畱虜中辱國喪師有玷
宗廟何顏見爾百官所請不允

王振

振山西人初侍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信任
之振因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士奇
楊榮楊溥胡濛入朝太后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
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為
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郕王攝政早朝六部及科
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今日若不速正典刑

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
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王竑憤起摔馬順首曰
汝平昔助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姦
黨也眾爭毆之蹴踏搶裂頃刻而斃復索振所親信長
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
其黨執振姪王山至眾共唾罵之振家在京城內外凡
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
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奉令旨齎山
於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於天順復辟追復振官立祠
祀之時有言振陷虜中反為虜用者上怒曰振為虜殺
朕親見之言者何失實如此

于謙

謙字廷益錢塘人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文如
雲行水湧有奇氣詩清麗頃刻千言歷官至兵部右侍
郎巡撫河南山西正統十二年還部兩省人皆尸祝未
幾朝廷北狩景帝改元喜甯導也先給上皇還京大舉
入紫荆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
三大臣依違其間謙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

後編

四十二

木

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
可鑒敢言南遷者眾其誅之自是羣心始定也先遣
使請奉上皇還京上敕謙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羣臣不
能堅決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
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從其言始奉迎上皇先是也先犯
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禹福
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眾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
番並復蠢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
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
入城堡仍畱貴州藩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胡虜款戢
羣盜削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
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務接膝調停言官或言謙
柄用太過上意益堅羣猜遂起上病上皇復位石亨等
以奪門為功誣謙與王文等意欲盜金符迎立外藩都
御史蕭維禎又恨王文及謙遂奏謙謀反當族上持之
不下徐有貞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謙不復自辯遂
遇害籍其家無長物子冕戍龍門謙死之日天日驟變
陰霾蔽空思功悼枉四海一詞皇太后初不及知後始

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經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
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上深啣亨
等有貞遂有金齒之戍而亨等卒以不軌伏誅弘治元
年贈太傅諡肅愍冕無子族子世襲千戶

復辟

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思在廷各懷擇
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為東
宮其事漸洩既而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
舊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意不然陳循輩
亦知之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絃絃曰既退矣不可再
也文對眾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眾始
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羣臣僉奏乞早建元良
以安人心左都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
擇字眾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識者
謂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
人齎金牌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
議草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議

已定而石亨等知景帝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軹張
輓都御史楊善徐有貞等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
曹吉祥蔣冕白皇太后及通報於南宮許焉上皇遂復
辟斬于謙王文及太監王誠等於市陳循江淵俞士悅
項文耀等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為民景帝仍為郕王
歸西內欽天監奏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
舊書之未幾郕王薨祭葬如親王禮

李賢

上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
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
何必奪門且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陛下洪福得成其
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
於何地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臣
不過貪圖富貴而已於是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
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悚賢曰
古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
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時上知賢深終不以為忤

吳與弼陳海雍陳獻章

與弼字康齋江西崇安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
玩讀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矣遂去舉業謝人事
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
樓者數年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天順初召入陛見不就
職時年已六十八矣仍歸隱聚徒教學修身不務著述
清江陳海雍號龍潭老人專心古學遊世無悶與弼雅
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與弼與弼曰過清江可叩
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
延至家與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
兒輩曰康齋非愛我者白沙姓陳名獻章新會人正統
中累召授翰林檢討終不就職歸卒學者稱白沙先生
白沙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
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
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
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
與此理未有勝泊昭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
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
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

後編

四四

木

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
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
沙猶李挺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
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
涵養甚熟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
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羅倫

倫吉安人成化二年進士對策萬言中用程正公語人
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執政欲節去下句倫不從直聲振於時遂奏名第一時
李賢下父憂詔奪情起復倫詣私第言不可因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賢惡之謫倫
提舉尋召還改南京以疾辭歸

單吉

吉內官也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
開說五府六部及民情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
悉道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
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為老伴一
日念高里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
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劉大夏

正德初劉瑾用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大夏與劉健謝
遷俱乞歸李東陽餞行歛戲泣下健曰何用泣使當時
出一語今日亦得歸矣東陽默然未幾瑾矯制逮大夏
下獄王鏊屠瀟力辨詔戍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攜
盞泣送所至為之罷市後瑾敗詔還職先是大夏在
憲廟時為兵部郎中上方好寶玩有迎合上意者言宜
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珍奇無數上然之命
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大夏聞之亟入簡得之藏
匿他處都吏簡之不得尚書項忠責令復簡三日不得
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交諫事遂寢忠呼都吏詰曰庫
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費錢
糧數十萬軍民死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
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耶忠聳然降位謝曰公

後編

四十五

木

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傅珪

時上好佛自號大慶法王外廷顧聞之無徵以諫俄內苑批禮部番僧請贖田于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伴不知者執奏曰大慶法王何人敢並至尊大不軌當誅上弗問

楊一清

一清總制三邊以甯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繇之以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為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牆塹剋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以其大費也詔逮至京王鏊李東陽力救得釋嘉靖初給事中陸燾亦極言之上命如一清初議勿靳費

孫燧許達

燧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甯王宸濠謀反召燧謂曰汝知大義否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

燧大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宸濠遂縛燧副使許達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安得輒無禮宸濠并縛達且問達何言達曰我惟有赤心肯從汝反耶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且縛且罵竟錘折燧左臂併達殺惠民門外達父家居聞江西變殺都御史副史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俱贈禮部尚書

王守仁

守仁餘姚人以名進士任兵部主事抗疏乞誅劉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龍場驛丞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四年陞知縣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置二匪於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守仁奉命搗其巢穴俘斬殆盡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士大夫講學設社教郡邑子弟歌詩習禮嶺北風俗為之一變宸濠謀逆守仁督師迎戰縱火攻之遂擒宸濠檻送京師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功封新建伯已而田州叛賊岑猛之黨未

後編

四十六

木

靖嶺南大困守仁代姚奠總督兩廣至則開示恩信賊皆自縛來歸未幾病乞致仕至南安卒上謂其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輔臣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幾於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詔可

錢甯江彬

甯鎮安人為太監錢能所豢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賜姓朱嘗醉枕甯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伺甯甯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即中害時內侍張銳掌東廠威勢與甯埒中外號曰廠衛彬宣府人童時為總兵張俊所掠賂錢甯引入豹房得見上上喜畱侍左右陞左都督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上號四外家而彬尤甚上嘗於西內練兵合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千戶

周麒常叱彬彬竟陷麒死於是左右皆憚彬而上數遊畋微行不可諫止者皆彬導之也上崩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磔於市籍其家并誅錢甯

大禮

嘉靖改元即命禮部會議與獻王主祀封號尚書毛澄相會議得與獻王於皇上為本生父與宋濮安懿王事正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疏入命再議時進士張聰獨以廷議為非上疏迎合帝意帝大喜亟下廷初退而上疏請如禮官初議不報帝復諭內閣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未幾乾清宮小室災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甯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帝心動乃俛從廷議三年南京主事桂萼上疏言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母興獻帝后并錄都御史席書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帝復詔羣臣集議即以張聰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御

後編

四十七

木

史段續陳相各疏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
帝怒逮獄謫補外時諸疏畱中羣議必以孝宗為皇伯
考矣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
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帝使司禮諭退不從楊
慎王元正憾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帝大怒學
士豐熙等二百二十人俱下獄為首者成邊四品以上
奪俸五品以下卽謫已而萼璉獻天等六十四人上言
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子不
宜更立皇上為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允合
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
不悖矣於是稱孝宗帝后曰皇伯考伯母與獻帝后曰
皇考母詔諭天下罪議禮諸臣以廷和為首編氓毛澄
等罪各有差張璉賜名孚敬與桂萼方獻夫等遂大用
馬恩

時彗星晨見東方科臣魏良弼劾張孚敬竊權驕橫實
由所召孚敬疏辨秦鰲復劾其強辨媚疾愈甚帝令孚
敬自陳准致仕恩居臺中因上疏曰張孚敬之姦久露
汪鉉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
下事未可知也乞斬二姦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遂卽訊
時鉉恨之甚卽欲殺之孚敬止之遂長繫待獄及朝審
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鉉合番卒拽之西向乃
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厲鬼殺汝鉉怒起欲以手
批之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
百六十一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俑帝微聞此語是
年遂免行刑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請以身代俱不
報行可又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見
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貫之恩
得減死雷州未幾鉉以疾辭歸孚敬亦卒

欽定明

史馮恩傳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又明年行可
上書請代父死不省其冬事益迫乃刺臂血書疏自
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
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
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
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
死臣莫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

後編

吳

本

臣父荷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倖臣不傷臣心臣被
倖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

楊繼盛

繼盛字叔山容城人以名進士歷任兵部員外上疏言
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其謬又有五辭甚剴切帝
謂其阻撓邊務詔訊杖貶狄道典史仇鸞敗帝思繼盛
之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主事三日遷員外
遂疏嚴嵩顯政誤國十罪畧曰太祖不設丞相嵩偃然
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
擬旨竊弄威福是竊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傳言
於人歸功於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
是縱姦子也令孫嚴効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
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為大將是
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襲勿戰及皇上逮治汝襲
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
察而及其兄應豐是擅黜陟也吏民選除以入賄為低
昂故將官多賂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
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是壞風俗也然此

十罪者有五姦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
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謀姦一以
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
賊之鷹犬姦二懼提封緝訪即與厥衛結姻是皇上之
爪牙皆嵩賊之爪葛姦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出其
門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姦四
慮部臣徐學詩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願
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腹姦五願陛
下察其姦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
輕則著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即
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思嵩者且二王家事甯不慮為
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忿起乃下刑部
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朝
審時繼盛口吟云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
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坂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
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又臨刑詩曰浩氣滿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妻張氏上疏乞代死為嵩所抑竟下得達

後編

四十九

本

欽定明史楊繼盛傳字仲芳別字叔山

謹按又按妻張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
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
經奏謝俱荷寬恩今忽闕入張經奏尾奉旨處決臣
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
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
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
奏

仇鸞

鸞祖鉞以征流賊功封侯鉞卒鸞嗣已為勳衛出鎮甯
夏廿三年移鎮甘肅功加太子太保甘九年虜酋俺答
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薊州攻古北口官兵卻之及別
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遂逼通州上聞詔各鎮兵
入援鸞以大同兵至揚守謙以保定兵至宣大山西遼
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為平虜大將軍總諸
鎮兵既而虜薄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受計於嚴嵩台諸
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

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峒虜薄都
城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鸞遠避
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虜多殘中貴庄
墅中貴遂摘汝夔守謙貳於虜帝乃命執汝夔并其守
謙即訊時虜已東京師戒嚴遂斬二臣於西市虜別金
帛人畜北去至昌平猝遇鸞軍鸞幾被獲虜循古北口
故道出塞鸞先後僅得二百級自劾無功帝詔進鸞太
保賞資甚渥未幾虜叩宣大求貢市朝議不許鸞乃密
遣家丁時義結俺荅使貢馬互市虜利貨幣譯書送總
督蘇佑佑奏聞帝以問嵩嵩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
以一年二市為準遂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虜以羸馬
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
同甚者朝市莫寇并羸馬掠去而虜眾往來動稱互市
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於是朝議
藉藉追咎馬市之非初鸞藉嚴嵩力釋罪復用媚嵩不
啻斯養既恃上恩權勢益重日中若無嵩嵩父子啣恨
屢言於上欲節抑之而鸞憤憤自若會虜報益急鸞病
疽甚請輿疾出上諭止之尋詔收鸞敕印鸞聞命恚極

後編

五十

木

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道斬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

嚴嵩

嵩當國凡二十一年惡貫久盈止一子世蕃承蔭有機智願識往牒凡遇疑難事嵩躊躇未決世蕃即援據已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其別號也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妾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鈴山堂十二年清寂耶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過而不掩必傾又謂世蕃曰汝父辛苦起家汝以廢得官廢之為義庇身而已非汝縱恣得意時也歐陽既卒嵩父子益無忌竊弄權中外切齒自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獅及鄭曉被害後無敢以身試者御史鄒應龍上疏言下部侍郎嚴世蕃係大學上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

壞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泊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未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十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賊賄為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嚮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為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置良田宅於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牟利無厭在於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耶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畱侍養令其子鳴代為扶櫬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會宴擁侍姬妾妙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扶其一目至於鳴本豚鼠無知習聞職視祖母喪如同奇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趨承郡邑

後編

五十一

木

為空則世蕃威福太盛之所煽赫也今天下水旱頻仍
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
無度倍剋日棘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
欲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
下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街以示
為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効而
溺愛惡子任其播弄利權植黨蔽賢贖貨斃法亦宜亟
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
嵩父子之恨并為言官欺誑者戒疏入詔嵩致仕歸世
蕃即訊坐烟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於賦應龍超
遷通政參議世蕃行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歙
縣藏匿亡命為逋逃淵藪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
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郭至箕踞不起
役人戲以瓦礫擲郭帽亦不禁或尤之曰我眼孔大京
堂科道侯主公叱之誰敢動此么麼何為者郭遂具揭
於巡江御史材潤潤既劾郭茂卿命削籍更思大有建
白得揭遂奏稱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
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

志素惟嚴世蕃為主事之若奴僕而世蕃自罪謫後愈
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
聚眾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
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濶逮捕至京刑
部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即處斬嵩借居僧舍
鬱鬱而死眾買棺殮之瘞於官道之旁

高拱

隆慶時政徐階俱遵遺詔行之而拱謂是暴揚先過遂
嗾御史齊康論階專權蠹國科道陳瓚等交章劾康為
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誤誠或有之然憂勤國事
休休有容亦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博噬善類詔降康
二級補外於是南北科道紛然劾拱甚有稱為大兇惡
者拱遂以疾辭歸尋復起與張居正高儀同受顧命上
崩太子即位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冲
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已令臺諫劾太監馮保
必欲出之保故按其奏侯閣臣張居正視陵歸有旨召
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為且逐保也宣讀之

後編

五十二

木

乃責拱專擅令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翌日踉蹌出都

王大臣

萬曆元年上居乾清宮見一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倉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下東廠鞫問張居正使人陰囑曰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上言未已而廠校緹騎已集高之明矣吏部場博向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方告病強起詣居正曰朝廷挈得外人而公合追究主使之病強起詣居正曰萬代惡名將歸於公及會審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又水雷不止眾皆駭問理刑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豈可強以誣之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我何會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問官思遂罷審而高拱可幸無虞已而送大臣於法司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

張居正

居正柄政十年海內肅清蠻貊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相績炳然上亦悉心聽納脊顧殊深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隆冬以檀片鋪地恐其立處冷也子嗣修應廷試名在二甲第一上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耳惜其衷多忌刻剛復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佞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聽命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折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日為勸進家人子游七噓楚濱翰林大僚為記贈之給事李某與通昏媾九卿御史俱投刺往還居正卒餘威尚存言官奏事皆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并籍其家子孫且不能保云初上在經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驂乘

後編

五十三

木

潘季馴

季馴號印川烏程人由進士推官治最擢御史嘉靖丁巳三殿災奉敕稽查大木曰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歷僉都御史出理河道時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臨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於三佔故道濬渠築堤不三旬告成尋丁內艱復起總理河道而加河議興馴獨與江陵左遂罷去亡何任加事者費官帑若干工卒不就仍起馴為刑部右侍郎等奉璽書總理河漕時有謂故道當去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有窮鳳泗一議躬親督率南遊維揚北抵清流東歷海口西大故治水者必先求其自然之性而後可施疏鑿之功夫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水自然之性也因上兩河疏築之議六又陳河工事宜八畧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

海則治河淮即治海其在事也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載河防一覽中甲申江陵獄起馴上書保全大臣遺孽觸時諱至鐫秩罷免後十年復召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乙丑歷敘河工晉官保大司空凡四治河前後垂二十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與役夫雜處畚鍤蕭間腐心蒿目誓以身殉一日掉一葉雙溝黃家口值颶風舟吸入決內狂濤拍天從人皆號呼須臾舟忽不動若一物憑之者篙工探之有柳樹焉已而舟移杳無所有人以爲神建柳將軍廟刻石曰潘公再生處初築高家堰決口投土石輒衝去馴夢武安王授以手書命老兵以帚示之覺而思曰帚者掃也命萬工捲掃掃束土石千萬觔投之洪波移刻不能動黃浦中每陰雨聞雞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毋動至堤成夜雷雨交作有黑燄排空而去詰朝土窟白骨爛然視之鉅顛獨角其骨專車上天府人以爲孽龍避而尸解云馴年七十四疏乞骸歸臥病閣邸書及河事輒舉蹙易簪時猶喃喃河事不置口予大復亦進土官工部郎中督理通惠河有勞績人有大小司空之號

後編

五四

木

海瑞

瑞以舉人任淳安知縣世廟時鄒懋卿總理鹽法巡行
郡邑勢焰甚盛妻子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昇之合
長膝行蒲伏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遂落
職尋內擢御史至日觀者擁道路南都為養望地官號吏
隱右都御史長御史然於諸御史無所短瑞以為御史
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次正百官必自御史始
故約諸御史甚嚴且峻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然奉法
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苟求公退肅然杜門靜
處而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藪有寒士
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土大夫曠金為
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櫂
素而送者盈兩岸兩淚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
絕朝廷恤之詔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孫一謙

一謙為南京獄官於獄囚甚有恩惠終其官囚無凍餓
凌虐死者上官聞其事皆嘆異欲為之地而一謙已滿

三載考轉靈山吏曰去王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
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苦盧方畝地楮衣能作數
行啼蓋紀實也一謙不之官徑歸至鄱湖舟中恍然見
有請為某土地者與之應答不數日而卒

李贊

贊字卓吾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給事張問達
參其立言乖僻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
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引士人妻女若狂賣亂
倫常莫此為甚詔逮繫獄火其所著書贊懇而自經

張差

差持棗木棍闖入東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眾因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刑部定為風顛梃牢官王之宗
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大監處語多涉鄭
妃弟國泰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駕幸慈甯
宮至聖母靈次設低坐皇太子侍右三皇孫雁立階下
急召百官入見上曰昨有風顛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
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們誰無父子乃
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

後編

五五

木

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御史劉光復伏眾中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為別有爭執大怒命巾笏擊下遂下光復獄上怒稍平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此時別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顧問太子曰你有什么話一同說來太子曰似此風顛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毋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上悅因令羣臣出龐劉二犯未曾到官遂誅張差於市二犯尋斃獄中於是罷王之案官補何士晉於外釋馬三道等

楊應龍

應龍在播州僭立巡警警殺平民劫掠州縣甚而對父姦女面夫淫妻大姿痛毒蜀臣屢屢奏聞乃詔將軍劉綎等發兵討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數萬迎戰我師夾攻大敗之應龍遣遞降書綎斬使焚書應龍窘甚傍皇大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汝矣遂同二

愛安闔室縊死我師生獲朝棟獻俘闕下傳首九邊以其地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按播州始祖楊端仕唐為武畧將軍據其地子牧南嗣四傳為昭無子會莫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通譜即雷為嗣蓋宋贈中書令楊業之裔目是有播州者皆貴遷後也十四傳至鑑始歸附太祖授宣慰使又數傳至應龍乃滅

謹按

欽定

明史播州宣慰司傳播州秦為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唐貞觀中改播州乾符初南詔陷播太原楊端應募復其城為播人所懷服歷五代子孫世有其地宋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其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洪武四年宣慰使楊鏗來歸按鏗鑑字誤而無楊業之裔之說

移宮

光宗駕崩上正位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在乾清宮御史左光斗給事楊漣奏請立刻移宮選侍乃移宮天啟改元李進忠等流言選侍失所謂當事者處之過

後編

五十六

木

當漣因上疏直陳始末曰憶先帝憑几之時再四叮囑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在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及龍馭上賓此時主君為急臣等急於請見而守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言與爭乃得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禮及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托之選侍者臣思選侍如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得聖駕果逕歸慈慶宮矣御極已定初六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臣是以有正名分之疏并參及李進忠等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言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抵主上冲齡方宸居未淨社稷為重則寵愛為輕及宸居已定既盡防危之患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懲前慮後時日宜然九廟神靈鑒此血誠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况近奉聖諭於選侍居食恩禮有加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踰踰踰欲自裁處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於投井者使夙夜憂時之士誤收為一時感嘆之

資恐作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獨在臣臣安敢無言上日登極移宮事情大小臣工共見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著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既又詔舉選侍攔阻出臨殿崩聖母過惡及遵先帝遺愛奉養優厚之心切責臣下之私李黨者

魏忠賢

忠賢河間人幼黠慧無藉好酒善啗然有膽力與少年賭博不讐走匿市肆中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自宮萬曆十七年事東廠太監孫暹時上為皇太孫忠賢黃八宮中辦膳引進者魏朝朝故隸太監王安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與上乳母客氏私忠賢乘間亦通焉忠賢遂與朝結為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太孫因寵之光宗升遐上即位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罵聲達御前客氏久厭朝儂薄而喜忠賢怒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忠賢遂得專客氏而客氏封奉聖夫人忠賢自掌東廠內外弄權勢傾天下給事侯震陽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相繼疏論上怒俱降三

後編

五十七

木

級調用王心一疏救亦被降調尚書王紀劾大學士沈
淮與容魏交通忠賢矯旨削紀籍於是都御史楊漣參
其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亡賴耳中年淨身寅入內
地祖宗以票擬託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壞
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
通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
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俱致之
去顧於黨護氣嚴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讐忠
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不
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校士忠賢一手握
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
少宰皆黜陪貳顛倒銓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滿朝薦
文震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
賜環罪七傳聞宮中一舊責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
已橫謀之私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
幸罪八裕妃有喜而封忠賢以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
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
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

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
患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驕旨掩殺於
南海子罪十一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褻近又于河南建牌坊鑿鳳雕龍干雲插漢擅用
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膳中書明日膳錦衣金吾之堂
口皆乳臭誥勅之館日不識丁褻朝廷之名器罪十三
用立枷枷號皇親家人欲動搖三宮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託言開礦而致之死罪十五
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拿黑獄草菅士
命罪十六科道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
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
賢勒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詰責及科
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
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雞犬不甯片語違忤則駕帖
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罪二十前韓宗功
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
假令宗功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居然首功矣罪廿
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

踞其中不知意欲何為罪廿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
呼人人以為駕幸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初
幢青蓋則已儼然乘輿矣罪廿三聞忠賢走馬御前皇
上曾射殺其馬資忠賢以不死忠賢不畏罪請死且進
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
養虎肥於肘腋之間此又寸鱗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
廿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或敗露又賴奉聖夫
人為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前日
忠賢往涿州一切事情必星馳請旨嗟嗟天顏咫尺而
馳候忠賢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辱於
忠賢否耶伏乞立勅法司逐款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
憤疏入忠賢持之不下佯辭乞罷上慰留之乃徐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民無不義憤於是南北科道卿寺
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許譽卿等先後申疏或
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為忠賢所持皆得罪去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初倚許秉彝通忠賢至是殿工與
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
授黨人姓名如天鑿等錄忠賢奉為聖書一時梁夢環

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八告而追賊嚴比等皆俱自顧
秉謙出之天鑿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廣孫承宗劉一
璟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
王洽曹十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之黨
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熊奮胃侯恪等又列真
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
華徐大仁周應秋崔呈秀閻為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
倪文煥李魯生吳濬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志錄者首
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忠易應昌張潑等臺
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
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煊張光前孫必顯
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
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
鄭鄴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其三
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
上皂汪文官等七十二人時各處勦立忠賢生祠
稱功頌德曲意獻媚務窮工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
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為之眼耳

後編

五十九

木

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小之小豎抱頭大哭匠人遂遇害而福建獨無祠宇以蔡善繼不肯獻媚故也崇禎登基神明默操忠賢內不自安固請辭位上不許宣州之捷猶敘功加廕甯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已而吏部主事錢元愨劾其種種罪惡雖萬剛不足盡辜嘉興貢生錢嘉徵又揭其並帝後弄兵無君剋剝藐聖濫爵掩邊功股民膏通關節十大罪上頷之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未幾謫忠賢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忠賢既行擁徒繁衆上聞之大怒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不思自懲乃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有若叛然者錦衣衛擒赴治罪忠賢聞旨知不免因自經詔磔其尸於河間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客氏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幸臨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紅玉前驅乘車至乾清宮不下夜出燈炬簇擁衣服鮮華儼若神

仙每升聽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痘痲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至是并磔之籍其家命內監嚴訊得宮人任身者八人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上大怒立命赴浣花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尋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崔呈秀等其三百五十八人

崇禎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候訊追比纍纍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驥錢士升皆先後抵牾罷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六年兵部員外華允誠等紛紛劾奏上俱切責之遂與舉朝爲仇至十年六月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

周延儒 後編 六十 木

延儒既罷相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其斂金屬內監
冀乘間得復相至此召用主事吳昌時力居多延儒德
之遂以禮部主事改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御史祁
彪佳劾其索制弄權延儒放歸給事郝綱復叅昌時及
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
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
之罪人也山東兵備雷演祚又面奏延儒招權納賄如
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
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徵延儒聽
勘賜之死延儒當外交証無能為上書一籌然受主
眷深其罷內監撤廠衛諸璫日夜煤孽上俱不信道視
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
至是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甲申之變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賊李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
三月十日至上憂甚臨朝而嘆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
學士李建泰請提兵西行上曰卿若行朕當做古推轂
乙卯上臨軒行遣將禮親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賜以卮

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
久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
杆折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偽封啟之其詞甚悖
未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
遂罷朝賊陷太原巡撫蔡懋德死之中軍盛應時驍
將牛勇朱孔訓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
皆死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揚蔽恒多臣
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
利八賊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獄囚纍纍士無報禮
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賊
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力不能守
開門奮擊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被流矢見
執罵賊賊磔於市遂屠甯武自成曰使守將盡周將軍
吾安得至此賊犯大同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
瑗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賊犯保定
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八三皇廟見
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
毓峒姪登城射賊為賊支解毓峒子嬰婦陳氏年十八

後編

六十一

木

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於井張抱孫於懷侍
婢四人亦從下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刎鄉紳張羅彥
亦死上按籍勸戚大當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
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
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太監王之心
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
急賣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
三月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鏢罵賊
不屈手格殺數人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警至
京師人情洶洶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
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守陣不充餉久缺僅人
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飾為
大賈列肆都門挾貨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
都中日遣撥馬探賊撥馬多賊黨無一騎還者有數百
騎過平則門而西屯兵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
賊候騎也乙巳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時守門皆內
官為政坐城上以合箭下門立啟勳戚大臣無敢詰問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太

監王之心尋拭去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
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曰哨報也不為意日且午有五
六十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須臾賊大至城外三大營
皆潰降是日上括中外庫金計萬犒軍細民至有痛哭
輸金者各授錦衣千戶丙午賊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
集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驚潰盡傳城陷
合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門則德化三門勢甚
急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
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欲上太監王承恩縋
之起入見上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自為計內臣請留勳
勳曰不去秦晉二王不免乃縱之去勳語守璫曰吾黨
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廕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
賊為逆也申刻彰義門啟上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
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
自當亡慮如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
能寢內城陷一闔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答曰散矣皇
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與王承恩登萬歲
山事詳本紀丁未昧爽賊先入東直門內臣前導大

呼民間速獻驟馬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
自成擅笠縹衣乘烏駁馬偽丞相牛金星吏政尚書宋
企郊戶政尚書陸之祺禮政尚書鞏靖兵政尚書張
五騎從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
大呼曰賊入大內吾輩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爲計遂躍
入御河有頃從死者積二百人自成入分宮嬪昇牛金
星等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賊鈎出之見其
姿容爭相奪費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賊羣擁
見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復給
曰我實天潢之亂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賊喜置
酒極歡費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內臣獻太子
自成雷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時諸臣被執極
刑榜掠迫脅獻金輔臣陳演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
其餘多寡不同獻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魏藻德
自勒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復縱兵恣意淫掠
惟殉難諸臣家戒不八

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知事不可爲嘆曰身爲大

臣不能少樹功伐雖死何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
矣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縊家人解之乃賦詩二
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縊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
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爲
別酬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環題几曰南都尚可爲死吾
分也盧勿棺衾以志吾痛乃死一門殉節其十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曰主辱臣死分也夫復何辭
但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無憾今已矣勢不可爲矣
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
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破面盡焚其生
平著述及評騭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
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卽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
帛奮身絕吭而死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奉命守得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
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

後編

六十三

木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城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尸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妻曰君死妾亦死章明叩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章明視妻縊死亦服緋自縊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去並入室自縊世奇遂自縊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奴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命護衛公何遽死耶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城陷歸而自經家人救之魁因泣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日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單衾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

又不在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右庶子周鳳翔赴梓宮前慟哭歸寓遺書訣父有云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檢討汪偉自賊犯闕恠累口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偉呼酒其酌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為兩縊於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位而死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聞變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子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為也其勉之北面再拜引佩帶自縊御史王章巡城遇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刀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遂遇害子之拭後亦死難於閩御史陳良謨聞變欲自盡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其

勉之時日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請
先死以絕君念遂投環哀謨別作一環同死
御史陳純德自縊死趙譔罵賊賊殺之太僕寺丞申佳
亂投井死吏部員外許道作絕命詩六章有丹心未雪
生前恨青節空雷死後聲之句自縊死
兵部郎中成德詣東華門以雞酒哭奠梓宮賊怒露刃
脅之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遂
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金鉉聞變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
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
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庶下井是我死所鉉
慟哭辭母往至御河橋城陷鉉望寓再拜即投河死家
人報至母章氏投井妾王氏隨死弟錦哭曰母死我何
忍獨生然母未歸土未可死既葬三日亦投井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夫婦同縊死副兵馬使姚成中書
舍人宋天顯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皆自盡中書
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皆投御河死布衣湯
文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楨聞梓宮在東華門外百官莫敢進視遂
泥首去噴跟踰奔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流
血自成好語誘之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
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葬一太子二王不
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葬帝於田貴妃墓
國楨斬衰徒步往葬事畢作詩數章遂自縊

欽定

明史功臣表襄城伯李濬九世孫國楨注曰崇禎三年
襲城陷賊執殺之又按濬傳末云城陷賊勒國楨降
國楨解甲聽命責賄不足被拷折踝自縊死
新樂侯劉文炳聞變嘆曰身為戚臣不可不與國同難
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與弟左都督文
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中祖
母癩國太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聞變焚其弓刀鎧仗時樂安公主先
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刎
惠安伯張慶臻全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全家赴井死
錦衣指揮王國興自縊指揮同知李若珪作絕命詩有

後編

六十五

木

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亦自縊千戶高
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鍾欲
出門降賊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順天府
學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長洲諸生許琰聞京師陷悲號欲絕徧體書崇禎聖上
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徽州推官溫璜之官不數日京師陷諸郡互解璜引佩
刀視之嘆曰行將此身付汝
大清下金陵將逼新安璜誓眾守城至二百餘日城中亂
璜知事不可為呼孺人茅氏與訣茅請先死璜拔佩刀
授之茅曰女寶德在可同死時寶德方寢茅曳之起寶
德曰吾已知矣即以帛自經未死璜立殺之并殺茅氏
遂抽刀自刺然已手刃二人腕立不振身仆目猶視居
民昇報提督張亦驚異謂渡江以來所過州縣不少名
進士皆苟活無恥未有如溫公者募良醫治之璜猛躍
起以指破舊痕
深入斷喉竟死

大

附明末二賊

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性狡黠善志能騎射與姪一隻虎
李過為暴于鄉娶妻有淫行手刃之逃入甘肅為兵
以功陞把總又殺王參將遂為盜崇禎初秦中疊饑
與饑民合勢嘯聚山澤其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
稱紫金梁滿天星蝎子塊老猢猻一字王那管隊領
兵王整齊王闖場天過天星南營八大王八爪龍西
營八大王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
八隊闖將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
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溫趙令軍吳計都
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樓山虎
天王密靈王閣和尚上天龍王征西王福壽王齊
新一字王北營八大王昆天王正天王老邢四隊六
隊八隊順義王等又有闖王闖將太平王爬天王托
天王小奉王左金王橫天一字王撞天王可天飛混
天飛鑽天哨通天柱搖天動混天猴副場天一條龍

明末

六十六

木

二賊

紫金龍王老虎掠地虎掠山虎抓地虎雙翅虎獨頭
虎自來虎東山虎紫微星九梁星點燈子一盞燈一
座城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八金剛一丈青革里眼
開山斧破甲錐流金錘翻山鶴金翅鵬一連鷲金狗
兒那紅狼小紅狼獨行狼混十萬整十萬神一元趙
和尚等不可勝數各擁眾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
無虛日殺戮之慘天地為黑有縛人夫與父而淫其
妻女然後殺之者有裸孕婦於前共卜腹中男女剖
而驗之為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有以大鍋煮油
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有綁人於地
生剗其腹實以米豆牽羣羊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
米麥為粥以餵馬驢使之強壯而能冲敵者所掠子
女無數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主或殺人而間以薦
草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薰逼城上守兵立
仆雖有官軍不時勦撫而狼奔豕突終無定所自成
初入不沾泥楊六郎主嘉亂黨蔡政洪承疇擊破之
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自成走匿山澤間尋復聚眾萬

南已而迎祥敗眾推自成為主總督陳奇諭圍漢中
自成入大窘自縛乞降奇諭許之給免死票回籍遂過
雲棧出險入鳳翔隴州勢復振總督洪承疇合總
兵左光先連敗之其眾漸散會甯夏兵變洪師旋邊
鎮自成復出潼關至河南自陝西至三原西安大震
分道入西川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力攻人敗之自成
遂入楚依張獻忠不納欲殺之自成獨乘驢日行六
百里走商雒至浙川老桐峒營臥病半月餘老桐峒
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而秦兵又破之遂竄漢南窮
蹙不得他逸食且盡欲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
之正以五十騎從間道奔河南南饑斛穀萬錢人
心螳動饑民多歸附舉人李岩牛金星亦住投焉金
星薦卜者宋獻策進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
成喜遂率眾自南陽破宜陽攻永平殺萬安王入洛
陽焚福王府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
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尚書呂維祺自成置酒大
會以王為組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
死自是席捲河南荆襄鄆郢一時俱陷與羅汝才合

明末

六十七

木

兵四十萬聲勢大振當時秦中蠶起之盜半沒于官軍而強者俱為自成所并眾至百萬自號老府奉元倡義文武大元帥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改襄陽為襄京設官分職命汝才守之未幾殺汝才并其眾自成無子以李雙喜為子嗜殺更酷於自成自成在襄陽構殿鑄錢皆不成因立雙喜為太子改名洪基鑄洪基錢以厭之又不成會秦督孫傳庭兵至自成遂往河南為督兵所逐直至潼關關中人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得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據州郡官軍旋復之至是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崇禎十七年正月遂稱王于西安據秦府為宮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為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偽官三月十九日由昌平抵京師環攻九門城陷自成入承天門顧盼自得關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天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其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投弓而笑時早有官民勸進其表文云比堯舜而多

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大喜數召百官朝賀陞御座輒目眩頭暈見白衣人數丈長者前立遂罷又擇廿九日登極受朝賀庶吉士魏學廉死之濂固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伊弟也廉遣間使走容城聯絡義旅冀得一當已而太子二王俱為賊得知事不可為遂就盜其絕命詞有云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麗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并遜常山公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先是自成陷昌平朝廷飛檄趣遼東總兵吳三桂入關三桂軍眾行遲三月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走清朝乞師而後長驅以入賊急脅三桂父驥作書招桂復資銀四萬兩遣唐通犒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關三桂伴受其金致書絕父而出不意盡行斫殺賊將負重傷逃歸自成怒盡戮吳驥家三十八口三桂痛哭感憤拔刀斫地誓殺賊犬敗賊於一片石廿六日自成狼狽還京誅成國定國諸勳戚廿八日悉眾西行

二賊

輜重無算太子二王挾之而去廿九日焚宮殿後隊俱行五月初一日

大清定鼎自成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將至四川略保甯一路三桂追至山西自成數戰不利遂走西安迨清兵西伐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擁眾居武昌五十日謀奪舟南下取宜欵將發暴雨烈風旗鎗盡折時乙酉四月廿四日也自成由金牛保安走延甯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成合嚴兵行無敢反顧通城有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桿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過山阿騎止山下自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不能起邨人疑為劫盜取所荷錘碎其首而死或曰自成在黔陽乏食自出抄掠為何騰蛟伏兵所逐邨民殺之李過勒兵奪其尸滅一邨而還結草為首以袞冕葬於羅公山下先是陝撫汪喬年發自成祖墓燈火熒熒內一金蛇見日而飛喬年斬之相傳其穴為仙人所定壙中置鐵燈火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至滅之果敗數也

張獻忠陝西膚施人陰謀多智從王嘉眉作亂賊中號八大王又號黃虎崇禎四年就撫於總督洪承疇五年復叛由河南掠江北等入楚總理熊文燦撫之未幾復叛與羣盜羅汝才合平賊將軍左良王大破之遂入蜀又出走襄陽焚襄王府執王坐之堂下勸以卮酒縛而殺之投口中未幾汝才忤獻忠合李自成去獻忠自救鄭西槍獲甚盛蟻附之眾至數千萬左良玉又引兵擊之獻忠敗宵遁因汝才以奔自成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陰以五百騎資合他往獻忠乃得東馳復與羣盜合陷亳州廬州六安等處將百姓盡斷一臂男左女右尋入南京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連破之獻忠西入楚黃劉旋師獻忠復東沿江而上破漢陽直逼武昌時壬午之五月執楚王掠宮中金數百萬輦載不盡初三司長史貸王金贍軍王不應至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賊以篋輿籠王沉之西湖屠戮士民不啻數百萬浮尸蔽江而下踰月江上入脂厚累寸武昌魚幾不可食獻忠據王府鑄西王之寶偽設六部五府開

明末

六十九

木

科取士分授府縣官已而全楚俱陷折桂王府至長
 沙造偽殿又遣將分陷江西左良王次第恢楚獻忠
 遂棄長沙入蜀順流陷佛圖關破重慶瑞王合宮被
 難取丁壯萬餘割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
 下以此為命所至官民自亂甲申之十月進陷城都
 蜀王率宮眷沒於井巡撫龍文光以下各官皆死之
 十一月十六日獻忠即偽位稱成都為西京國號大
 西僭元大順尊文昌神為始祖高皇帝設官分職以
 樊某為狀元自為一文歷評古帝王以項羽為最謂
 之御製萬言策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磔之又縣
 榜試士遠近爭赴至則以兵擊之凡二萬二千三百
 人皆挾策而死棄筆墨若邱塚獻忠之仇視川人也
 先屠民繼屠儒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諸將中多用
 川民為兵無如都督劉進忠將執之而坑其眾計未
 成漏言于闇者一軍聞之俱逃會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歸命因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
 順慶之金山舖導之至營獻忠逃伏積薪下曳出斬
 之或曰獻忠聞自成敗遂巡不敢出以病死於蜀

載記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
 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據之
 已而并於劉隱未幾管內大亂眾推豪酋丁部為州師
 子璉嗣宋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
 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相繼皆封為交趾郡王元憲宗
 遣將破其國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封其子
 光昂為安南國王光昂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討之日
 烜卒子日煚凡八貢洪武二年封其嗣日焜為安南國王
 傳至日煚凡十二世權相黎季犛篡立僭稱帝國號大
 虞紀元天聖永樂四年發兵討之俘獲季犛父子詔求
 陳氏後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六年交
 人簡定反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俱
 擒至京伏誅十六年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反稱平定王
 宣德六年陳情謝罪貢方物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傳至
 明凡五世正德十年陳暲作亂殺暲奸酋莫登庸等共

後編

七十

木

推明從子諱嗣諱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曷父子亦稱玉
改元天應登庸遂與陳氏分據交地已而諱死登庸又
立諱弟憲相拒至嘉靖中朝臣請赦莫氏以為安南都
統使會登庸死又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未幾福海復
為黎甯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窟居南海島上其國東
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
要害也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不解耕種惟髻剪髮
好浴善水平居不冠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長江為大
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謹按

欽定

明史安南傳丁部作丁部領又永樂中三下安南係新
城侯張輔

又按洪武二十七年命禮部尚書任亨御史嚴震直
諭安南王日焜而嚴傳無使安南事是編載遜國事
又係之永樂八年以工部尚書使安南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山戎地元為大甯
路洪武十四年分為三衛於橫水之北以處歸附者命

其長為指揮使同知各領所部並邊為中國藩籬東起
廣甯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
嶺至開元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甯皆
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惟朵顏最强分地又最險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秦遼東外徼漢初為燕衛滿據武帝
取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據魏滅
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
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
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遣
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
甯總管府洪武二年王王顯表賀即位詔封顯為高麗
國王子禍嗣相李仁人劫囚禍而立其子昌仁人子成
桂又廢之未幾國人又推立成桂更名且徙居漢城請
更國號詔更號朝鮮子孫襲職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
女直西北至鴨綠江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
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
悅為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

後編

七十一

水

茨衣多麻苾以田制俸以琉釀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
山川凡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為大

謹按

欽定

明史朝鮮傳李成桂之立與李仁人本異族永樂間降
祭海岳祝文稱成桂為仁人子而祖訓亦載仁人子
成桂後成桂子芳遠奏辨太宗許合改正德中嗣
王擇辨先世無殺逆事乞改正世宗八年陪臣柳溥
上書以重修會典乞賜昭雪萬歷四十四年奏買回
吾學編弁山堂別集等書載本國事與會典乖錯乞
改正禮部言野史不足憑今所請耻與逆黨同譏宜
憫其誠宣付史館報可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颺利舶七日可
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元
遣使招諭竟不從洪武初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五
遣使朝貢已而山南山北為中山王尚思達所并遣使
朝貢詔令三年一貢其俗人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
禮節好標掠既遣人學於國學其習稍變奉正朔設官

職破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歲元旦聖
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慶子為親喪數月不肉食
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纏以布帛
裏葦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匣骨藏山穴竅木為小隔歲
時祭掃殿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航海
漁鹽泛小艇信鬼畏神以婦人為尸號女巫巫女巫之
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輒數百人攜枝帶草騎步縱橫
時入王宮褻遊狎戲一唱百和聲音悽慘倏忽往來莫
可踪跡馮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
跪賦法略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為祿食上下無征歛
用刑甚嚴盜竊即刑剗家富貴者瓦屋餘皆茅土以螺
殼爨爨無釜甑耕無鐵婦人嚼木為酒男子煎海為鹽
市用日本錢以十當一人無貴賤皆驍健耐勞苦饑寒
不知醫藥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
鼓鄰國視為敵然好爭鬪輒殺人度不能脫即
剖腹自斃其山川龍鼉嶼彭湖島為大或曰國西古米
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即落際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
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見從不朝貢或曰并入琉球

後編

七十二

木

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在小島中鳥語鬼形袒裸盱眙殆非人類

女直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混同在開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元設諸府路明設都司官以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所三百八十二官以指揮千百戶鎮撫又置馬市開原城通交易各路有水陸城站部屬甚多不具載

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淳淋在東南海中有十五州東距瓜哇西距滿刺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船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士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後居之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莖牙濃細蘭諸國明朝入貢詔封三佛齊國王

古城

古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庠熙中襲破真臘慶元中真臘復讐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為主明朝人貢詔封為占城國王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俗稱悍果於戰鬪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莢葉冠男蓬頭女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饗中俟熟賓主繞饗坐筒而極且嘔且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刻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顛天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暮年得無恙復入為王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目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即死頭返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而死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

山國王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
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
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初遣諭其
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
義有捕海寇功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子勘合令
道甯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於是命重帥守要地
增城堡謹斥候修戰艦屯駐海土防禦漸疏輒來寇劫
焚殺淫穢至有不可言者

真臘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古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
神龍中并扶南國分為二南近海多波澤為水真臘北
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
蒲甘等國皆屬焉明朝入貢不絕俗尚華侈東向為土
右手為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
斛土平衍種多獲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羅斛明初
暹羅斛國王遣使入貢其國方千餘里羣山環繞峭拔

崎嶇地下溼土疏惡氣候嵐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
七晝夜可至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
之甚固籍以藤席竹簟寢處於中王白布纏頭腰束嵌
絲悅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為僧
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與中國人私不為怪男陽嵌
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羣僧迎壻至女家
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間鳥
葬言語類廣東俗澆浮習水戰好鬪喜寇掠市用海貝
煮海為鹽釀桃為酒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即古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
北距海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皆隸焉自滿刺加西南
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邨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
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明初入
貢詔封為蘇門答刺國王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
死子弱不能復讐其妻發憤令於國日能復讐者我以
為夫與國共事有漁翁聞之率眾殺花面王故王妻遂
從漁翁永樂中入貢土厚賜之尋故王假子率部眾殺

後編

七十四

木

魚翁王王子奔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宣德中封為王朝貢不絕其俗淳厚言語和媚室廬婚喪衣服物產類滿刺加田磽穀少熟番舶往來財貨充物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花面王者卽那孤兒國王也國小僅比大邨止千餘家人皆務面故號花面

瓜哇古蘭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明初八貢永樂二年西王與東王戰東王遂滅西王數來朝貢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于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斯邨中國人客此成聚落名新邨約千餘家邨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于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墻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

蓆跣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臥於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紫嵌絲挽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挽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撲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尙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尙氣好鬪顏色黧黑獠頭赤腳信鬼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蛆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紫嵌絲挽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

古俚

古俚爲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三日可至永樂中八貢國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猪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煨牛糞爲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士宜麥多馬俗尙

後編

七十五

木

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謀戮沒產夷其族又有阿丹近古俚瀕海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淳泥

淳泥本閩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洲洪武四年入貢永樂三年詔封爲淳泥國王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由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諡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封其子遐旺嗣使送歸國朝貢不絕其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屬國有南泥里自蘇門答刺舟行三晝夜可至僅千餘家皆回回人西北大海卽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船皆以此爲指南依山人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曰阿孤楂華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卽南巫里

滿刺加

滿刺加永樂三年入貢言願內附爲屬郡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詔封爲滿刺加國王九年嗣王率其妃及子來朝後數遣使入貢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正朔始不隸暹羅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淳樸尙回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瓜哇聯榻跌坐剗木爲舟泛海而漁旁海人畏龜龍龜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卽嚙嚙卽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

榜葛刺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刺者東印度也永樂中數來入貢國最大自蘇門答刺海行過翠藍島至瀾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東綵悅躡皮履市用銀錢海賦五領山最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

黑白花衫紫帽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鐳釧歌舞
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
繫虎行市中八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
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八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
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歷有十二月無閏風俗
樸厚人好耕殖一年二熟柳菱爲酒檳榔爲茶又有沼
納樸兒在印度中所謂佛國也永樂中亦來八貢

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大自山東南乘風
可三日至赤列鳩鳩人穴居男女皆裸不粒食食芭蕉
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
海山麓有臥佛寺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
王尙釋重象牛煨午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
者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
廣人稠亞於瓜哇民上裸下纏呢加壓腰去鬚毫雷髮
布纏之女椎髻於後下紫白布飲食不令人見海洲有
珠池光浮閃閃間歲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珠土宜稻
不宜麥市用金錢重麝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永樂

九年王亞烈若奈兒鑽里人絕我使途大監鄭和俘至
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放亞烈若奈兒還國耶巴乃
那故王族人也正統天順中數來朝貢又有小葛蘭自
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永樂中太監鄭
和至其國

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纒
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
年其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妻子頭目來朝貢三王者
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畱
其妃妾及僕從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爲
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
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尙回回教體幹脩頌語言
樸實王白布纏頭青衣花絲呢或金錦袍靴屨乘騎跨
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
人形永樂宣德間數來朝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
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入貢時太監鄭和使至其
國國王鎖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絲帛束綵
壓腰綴椰木葉苦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
線懸脛為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繪
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
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
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為佛每旦鳴鐘鼓汲
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人
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
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溜山在南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城郭依山聚居
八邨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
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
草木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山傍有牒無
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柳樹氣候常熱如夏市

用銀錢柳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永樂
中來朝貢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要路
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
木兒嗣明初置甘肅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
衛於武威西甯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
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
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又設關外七衛曰
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
東左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
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刺數百里永樂二年封安
克帖木兒為忠順王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脫脫卒封
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守哈密忠義王卒弟孛羅木兒嗣
仍封忠順王被弑無子王母理國事會土魯番速壇阿
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
番離散王母外孫罕慎避居苦峪未幾阿力死子阿黑
麻稱速壇未壯守臣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

後編

七十八

木

邪治元年阿黑麻殺罕慎遣使入貢乞立為王居哈密
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不可四年遣哈密
頭目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
寫亦虎仙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
刺灰三種列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裔嗣封理國
禿廝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
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合頭目
奄克孛刺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阿黑麻又入哈密殺
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後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
罕東諸夷已而西去合頭目牙蘭據哈密及河西巡撫
許進率兵討之牙蘭遁去後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
密中朝復封為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欲叛中國
奄克孛刺不從遂棄城走八士魯番是後哈密竟為土
魯番所據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酒泉
郡唐沒于吐番宋八西夏永樂二年故鞬

丞相苦木之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于
石所尋陞為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僉事十一年遣頭目
獻叛虜陞指揮使厚賜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宣
德後朝貢不絕自土魯番陷哈密人遂散亂

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方千里無城郭馬乳釀酒羶帳為
廬洪武七年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入貢令分其酋
長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
稱安定王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成化中為
土魯番殘破苗裔無考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中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
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以後遣人入貢嘉靖中
衛人牙木蘭為土魯番所劫又率眾侵哈密擾我甘肅
已而牙木蘭擁帳來歸土魯番請還我哈密易牙木蘭
兵部尚書胡世甯以為不可遂止當是時嘉峪關西諸
衛皆為土魯番侵擾不復為我藩蔽矣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廿五年侵塞涼國公討之土酋
哈咎遁去三十年八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
自是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
峪關外二罕東最弱土魯番迭入哈密更不能支流散
谷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得生聚復
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
土魯番嘉靖中王瓊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且萬
石坐困邊儲

撤馬兒罕

撤馬兒罕漢闕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
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木河
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城依平原濠深險北
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達巷縱橫肆
市稠密西南番費多聚此交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
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裹經文文字泥
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洪武二十年國王帖
本兒遣使奉貢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嗣已而兀
魯伯貢馬或曰兀魯伯即哈里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

十三人皆遣人朝貢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籃達失
于西有碣石迭里迷皆隸焉碣石西去三百里大山屹
立中有石硤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二三里出硤石有
門土人曰此鐵門關也西去七百里曰一花兒城居平
川民物富庶五穀桑麻大類中國

天方

天方古筠冲也舊名天堂又名西城宣德中入貢俗用
回回歷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
女辨髮馬乳拌飯

土魯番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
也城方一二里地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
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多僧寺城西二
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
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中員外陳誠使至其國誠言城
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湟槃處也
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
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

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石青黑遠望紛如
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
七里登高崖下小山巒巒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
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
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
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
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
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
夷夷種中土魯番最狂狡宣德後遣使來貢成化弘治
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西鄙虜哈密忠順王罕慎
陝巴拜牙郎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甘肅嘉靖
以來土魯番強殘破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
人眾非復陳員外奉使時矣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
男女亦然宣德中遣使朝貢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
不二里黑的兒大者稱王居鹽澤既死土酋強者統之
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為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二千里元
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檀猶
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准八刺黑諸城皆隸焉洪武甘
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賚等來
貢十二年員外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
馬玉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巒石為
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窗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
嵌骨角屋旁設綵繡帳房為燕寢所金牀重茵民上房
或擅帳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
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為禮致意於人則云撒盤少
炊爨飯食就肆無七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胡時
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為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髡首
衣尚白喪易青黑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
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

後編

八十一

木

水磨風磨磁器尤精巧有桑宜蠶為純綺細密過中國
農不甚勞然多獲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餽贈
賜子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恥大抵西域城郭諸國
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
稅斂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王謨漢慕德生而聖靈臣服西
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譜後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
三十藏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其地
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
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歷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
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八貢

于闐大國漢唐晉宋朝貢不絕永樂中員外陳誠至其
國國主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荒
垣敗屋生理極蕭索自西戎奉職貢始得休息行賈諸
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好歌舞
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稍知尊卑禮

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為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
河黑玉河境內有哈失哈力宣德中八貢或曰即阿力
馬力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
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
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戍已校尉
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闐
伯周者自稱唐昌王唐太宗平唐昌置西州及都督府
後陷於土番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
使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明號火州地卑下山色如
火天氣多熱城方十餘里永樂七年遣人朝貢十二年
員外陳誠至其國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
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
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後八貢不絕俗類匈奴烏孫
事天神信佛法好騎射時節潑水為戲其山川靈山薄
類海交河為大

魯陳 後編 八十二 木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
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修起人馬相失道傍多
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出川
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
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
林陰翳土宜稼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蒲
荷氣候和暖風俗醇樸人二種同回男子削髮戴小罩
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阜巾垂髻
於額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
八里馬哈本封此洪武以後入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
室逐水草住收設帳房種鬪寒暑坐臥於地玉戴小罩
刺簪鵝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稔麥為
毛布多霜雪平曠之地夏秋略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
俗獍戾服用汚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為大有
熱海然氣候常寒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中入貢又有西洋瑣里近瑣里
其國差大洪武永樂中數來朝貢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中入貢

佛林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中入貢

古里瑪卒 甘巴里 磔里 打回

答兒密 阿速 沙哈魯 彭亨

呂宋 目羅夏治 忽魯母恩 忽魯謨斯

阿魯 阿哇 合猫里 麻林

占麻刺 亦思把罕

諸國俱在海中永樂朝皆來入貢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寒乏食常備鄰國
永樂宣德間數來朝貢

敬直誠 敬直誠

敬直誠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為渡日中為市諸賈皆集
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永樂中入貢

八答黑商

入答黑商山川明秀人樸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永樂中入貢

覽邦

覽邦去西域遠甚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山無峯巒水亦淺濁好佛勤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洪武後數來入貢

火刺札

火刺札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中入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交易用錢土宜麥稗無稻穀宣德中入貢時有白葛達黑葛達俱海中小國亦來入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務農喜射獵有達巷無市肆

交易無期用鐵錢永樂中入貢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宣德中數來朝貢又有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永樂中亦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風景秀曠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種織市有交易禁無寇盜稱樂土焉洪武中入貢時有百花亦來入貢百花在海中依山為國國中有奇花奇樹民俗饒富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先時常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及人不傷旬月後不見國人稱神虎謂西方神虎降精以是名其國永樂中入貢

西番

西番即土番本羗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元世祖始為郡縣洪武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王如來大

寶法王俱賜印誥朝貢不絕風俗質樸上下一心君臣
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毳帳務耕牧
好很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誼其山川崑崙山
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為大

韃靼北胡也夏日獯鬻周曰獯豸秦漢曰匈奴唐曰突
厥宋曰契丹漢時匈奴最強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
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強大與魏為敵蠕蠕滅而
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為
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僭稱帝其別小部曰蒙
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各有分地蒙古并諸部
滅女真及宋國號元入主中國明興元順帝遁歸沙漠
傅子愛猷識里達臘尋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為可汗
明兵出塞獲其子地保奴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
所弑諸大臣立坤帖木兒為可汗而猛哥帖木兒為耳
刺王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為可汗阿魯台
等佐之馬哈木者居瓦剌時時與阿魯台相讐殺自順
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鬼力赤哀諸酋立

本雅失里為可汗殺我使臣給事中郭驥我遂封瓦剌
馬哈木為順甯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合伺
本雅失里我兵出塞本雅失里敗走阿魯台來降封為
和甯王而馬哈木又叛我兵討之敗去阿魯台又叛封
本雅失里自稱可汗馬哈木獨強洪熙元年馬哈木欲自立為可
汗恐眾不附仍立元裔脫脫不花為可汗居沙漠北馬
哈木居瓦剌宣德九年阿魯台死正統元年馬哈木之
子脫脫不花先為太師驍勇陵脫不花景泰中遂弑之
死其子也先為太師驍勇陵脫不花景泰中遂弑之
自稱田盛大可汗已而為其平章哈刺逐死天順初孛
來殺哈刺逐死天順初孛
立脫脫不花為小王子又為孛來癘王子所弑而
結札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出入河套能加思蘭強
殺阿羅出併其眾而結滿都魯王入河套滿都魯稱可
汗而札加思蘭欲殺滿都魯而立幹赤來為可汗不克
塞下札加思蘭欲殺滿都魯而立幹赤來為可汗不克
札加思蘭為滿都魯所殺滿都魯衰而把禿孛羅可汗弘

後編

八十五

木

治初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可立為王當是時瓦剌與伯顏猛可皆遣人入貢而火篩數人寇火篩者小王子部落也與小王子相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着阿爾倫台吉既遭弒有二子長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赤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赤赤死而不及兒也阿着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亦不刺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答于是小王子種落又盛嘉靖中吉囊俺答最强犯我陝西河東雲中上谷而亦不刺及瓦剌時時出入甯夏甘肅塞下吉囊死其子板不孩與不及兒台吉出入河套由古扎口犯京師自後秦晉燕代漁陽遼東西甯甯歲歲請費幣金數百萬計征調勞煩而權門大吏寵賄益章本兵邊鎮文武大臣多受誅極戰守無策專事蒙蔽矣其俗無城郭宮室徙帳房逐水草畜牧射獵徵會刻木封箭為信挾其長技上下山谷聚散不常

蘇吉丹今訛為思吉港閩婆支國東至海水勢漸底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閩所居非人世矣

柔佛 丁機宜 咭哈 順哈
四國俱在海中自古不通中國

吉里地 吉里地 哇接迦羅山最稱奇秀山皆旃檀至伐為薪俗以立為尊夸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總於繩為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文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為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齊初以蕉葉盛食及通中國漸用磁器王出乘象或泛舟威儀甚都華人與夸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蓄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給曰我長用華水沐耳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斬以資嘲笑間攜香椒茉莉相贈八山深處有邨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逢人羞澁掩面欲避按水經注其國一稱文浪或曰馬文淵遺兵流寓號馬流者殆其苗裔云

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刺加正德中入貢至廣東守臣

以其國不列王會，羈使以聞，詔給方物，遣歸。留東莞劫行旅，至掠食嬰孩，廣人苦之。守臣率兵攻之，乃遁。後復託言他國來貢，俱絕之。不納嘉靖中，廣東巡簡何儒嘗招降佛郎機人，得其蜈蚣船，并銃法。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板捍蔽，矢石長十丈，闊三尺，旁架櫓四十餘。置銃三十四，約每舟撐駕三百人，櫓多人，眾雖無風，可疾走。銃發，彈落如兩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曰佛郎機。

和蘭

和蘭即紅毛，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鬪人，因呼紅毛番。又稱紅毛云，紅毛富人，錢遇華人，貨當意，輒厚償，不其較價，直不習戰，屢為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恃獨銅銃，其舟甚大，不便回旋，可以計破。今紅毛銃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為常技矣。

美洛居

美洛居在東海中，稱蕃富。紅毛佛郎機歲相攻殺，華人流寓者，因為游說，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以山北屬紅毛，山南屬佛郎機，自是其國苦兩屬，賈舶亦饒舌矣。

賓童龍

賓童龍與占城接，即宋賓同龍國。有雙澗，水清澈，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其地也。目蓮居址尚存。

勿斯里

勿斯里在海中，所轄州十六，部落三百六十，每部供國用一日。國中有大塔，高二百丈，若被兵，則據塔拒敵。容二萬眾，或云其國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極甘，每溢可浸田，水過而耕，莫知其源。江上有鏡，盜兵來，輒先照之。

木蘭皮

木蘭皮在西海中，自大食舟行正西，涉海百餘日，方至一舟，容萬人，中有酒肆，機杼舟之大，無過木蘭者。物產亦異，粒長三寸，瓜圓六尺，香檳桃，櫛並巨，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割腹取脂，縫合仍活。秋風忽起，人獸急就水飲，稍遲渴死。

木骨都束

卜刺哇

急蘭丹

奇刺尼

夏刺比

盧察尼

烏涉刺賜

魯密

彭加那

捨刺齊

八可意

坎巴奇替

刺撒

後編

千里達

沙里灣泥

木

諸國俱在海中永樂中皆來朝貢

魯述

魯述不詳所始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中數來朝貢使歸頗索加賞云往買瓦刺道費且二萬金詔定五年一貢

哈三 哈烈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掃蘭 也克力 把丹砂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幹失 卜哈刺 怕刺

你沙兀兒 克失迷兒 帖必力思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牙昔 牙兒干 戎

白兀倫 耶思成 坤城 捨黑 擺音

克訛

諸國俗多不可考會典載西域朝貢經哈密者三十八國此其三十一也其哈密賽蘭亦力把力失刺思沙鹿海牙阿速阿端俱詳在前又永樂中遣使入貢有日落

雲南奇苗

百奇種曰棘人鬚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些秃老些門蒲人和泥蠻土獠羅羅落撒摩都摩察儂

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哦昌蠻懈蠻魁羅蠻傳等蠻色目爾河等丁蠻栗步

兩廣狝獠蠻黎

廣西徭多姓槃氏靖江之興安義甯古田融州之融水懷遠皆有之猜忌輕生善奔能忍飢饉多居桂之荔浦修仁永福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尤厲其慶遠思恩分生熟二種以八編籍為熟獠無酋長板籍惟推勇者為郎火餘自稱火蠻有樵水蠻出慶遠西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曾多甯姓有廣原蠻出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瓊州有黎母山絕峻五峯諸蠻盤據號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弘治中熟黎之產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高化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稱峒酋

附明亡諸王

南都 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姪崇禎之兄也避難在淮
 安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一日南都各官迎入京十
 五日即位改元弘光以史可法馬士英等入閣辦事
 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轄四鎮可法督師江
 北士英柄國薦阮大鍼用事一時正人皆乞休去時
 開納事例賣官鬻爵人為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
 街走監紀多於羊職方賤如狗磨起于年塵拔貢一
 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甚至府縣童生應試
 者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以助軍餉竟
 赴院試沽酒之家每斤定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搜括
 殆盡弘光惟深居禁中禱宦伶串戲為樂飲火酒縱
 淫幼女至有淫死者先是傳言吳三桂擁太子離永
 平陰逸之民間遂浮海而南前至揚州鴻臚少卿高
 夢箕家人高成穆虎挾之渡江因棲於蘇轉於杭太
 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為人所指夢箕懼禍赴京密
 奏於是遣內侍召之至則都人踴躍文武官紛紛投

明亡

八十九

水

謂最後太監盧九德至禮倨太子呼名叱之盧不覺
叩頭曰奴無禮小爺保重齋齋而出隨有旨諭各官
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內越五日會審大明門外
太子東向倨坐一官置禁城圖問之答曰此北京宮
殿也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甯宮曰此我娘娘
所居一官前問曰公主今何在曰不知想已死矣一
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周國舅門曰是我也劉正宗
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視之不應正宗多辭以折
之太子笑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臣無可如何遂
以肩輿送入中城初楊維垣驢言駙馬王昺姪孫王
之明貌似太子故兵科戴英襲其言奏稱王之明假
冒太子宜救法司根究刑部遂捕高成穆虎嚴訊五
毒備至至死不承假言高夢箕復上言自明并逮治
之越三日復會審出原講官方拱乾於獄辨識之太
子仍倨坐眾擁拱乾至指示曰此何人太子曰方先
生拱乾不敢明辨張振孫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
南來從不曾言太子汝不認罷了何必坐名改姓汝
等不嘗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眾官有報

者有恨者莫之能決仍送入獄八日復會審左都李
沾呼王之明不應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
沾喝上樓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土英傳放
樓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囑我校尉自能
言之何必我言問官見其言急令扶出送獄將出朝
舊東宮伴讀丘致中捧持大慟即命擒下甯南侯左
良玉憤甚引兵東向傳檄討土英行至九江嘔血數
升而死又舊如童氏曾生一子不育遭亂播遷與太
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童氏故在弗召
至是自越其傑所解至命繫之獄氏細書入宮日月
相離情事甚悉上達弘光卒棄之有旨童氏冒認結
髮王之明冒認太子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羣疑未幾
大清兵渡淮如入無人之境猝至揚州可法血書請援
不報遂拔劍自刎傳信至京人情洵洵百官集議馬
阮獨竊竊語眾不與聞大約言納欵於清也次
日猶傳旨召優人入內串戲與太監禩坐酣醉至二
鼓後跨馬從聚寶門出奔五鼓士英等亦召兵自衛
奔浙黎明宮門不守嬪女亂走百姓始知君相俱逃
明亡

諸王
擁入宮中槍掠殆盡午刻百姓千餘人至中城獄擁
太子入宮倉卒無備冠服俱取諸戲箱中遂於武英
殿登極羣呼萬歲時清兵已薄城下豫王離席迎之坐
天壇趙之龍捧太子出降至營豫王離席迎之坐
於巳右有頃擒劉良佐至叩首請擒弼光贖罪時弼
光在黃得功營良佐追獲之挾之回京見豫王弼
薄之坐太子於其上問其何自擅立及磨滅太子之
狀弼光俛首不言豫王既定江浙歸北京挾弼光
太子俱去時乙酉五月廿五日也
我黃將軍死不受屈良佐伏弩射得功喉得功嘆曰
我無能為矣歸營拔劍自刎時四鎮之殉節者惟得
功一人高傑為總兵許定國所殺降於清劉澤清
自浦口掠舟東遁入海○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
高倬俱自經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經主事吳嘉
能亦死○禮部主事黃端伯不屈被殺○中書舍人
龔廷祥投秦淮河死陳燠及其子舉人陳自俞俱死
○不知名投秦淮河死者馮小瑞與百川橋下乞兒

乞兒題詩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
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蘇州原任
少詹徐汧沉虎邱後溪死○諸生顧所服儒服哭文
廟投泮池死○元妙觀前賣麵者夫婦對溢死○一
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至棄柴船投河死○各處起
兵見殺則貴他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徽州
鄉紳金聲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禎而蘓州
原任遊擊魯之璵韋武翰俱戰死○進士黃瀛耀與
兄淵耀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圓俱死○故將王公揚
年八十亦戰死○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總兵
吳志葵黃蜚及華亭教諭陸明承不屈死○江陰典
史陳明遇合門投火閻應元不屈死訓導馮某自縊
明倫堂上○揚州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并標下遊
擊龔堯臣俱不屈死○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自縊
其僕祖敏徐錦從死○杭州原任行人陸梓縊死○
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投河死○原任大學士
高弘圖左都御史劉宗周俱不食死○其前遣使臣
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尋遇害有絕命詩
明亡
九十一
末

云峽坵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十丹冷魄消
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
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從死是日忽風
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

福建

唐王自河南避亂適浙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
鴻逵鄭勝等攜至福州於乙酉六月十五日稱帝

改元隆武是日郊天大風地震起拔木揚沙及回宮尙
寶司卿坐馬忽仆王璽墜地損一角晉鄭芝龍鄭鴻
逵為侯蔣德璟黃道周等為大學士閣臣至三十餘
員兵餉戰守俱芝龍為政撫按以下合捐奉助餉官
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歲
糧察括府縣庫積厘毫皆解不足又大警官爵部司
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倡
優厥餉盡列衣冠府縣訟庭兩造俱稱職官立語不
跪互毆於庭而莫可制已而廷臣屢請芝龍出關芝
龍不得已止以干人命鄭鴻逵鄭勝分兵出關二人
疏稱餉絕逗留不前大學士黃道周請以師相募兵
江右芝龍不與一錢惟給空劄百兩道周行居吉安

大清

兵過嶺隆武載書數十車奔至順昌聞清兵已
及劍津倉皇無措將謀入贛停一日曠龍鳳衣清

與楊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為清兵所擒
械送江甯道周絕粒至十四日不死供承疇隣而欲
生之道周不屈竟斬於市芝龍聞錢唐信急因稱海
寇狎至拜表而去隆武遂議幸贛
大清兵過嶺隆武載書數十車奔至順昌聞清兵已
及劍津倉皇無措將謀入贛停一日曠龍鳳衣清
兵追至遂被擒并妃曾氏械至福州斬於市先是馬
士英阮大誠擁殘兵數千請入關隆武以其罪不許
士英計窮走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清兵搜獲大誠
迎降後清兵在順昌獲龍扛搜得士英大誠方國
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疏稱隆武出關為內應疏大
誠方遊山聞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尸士英等
四人斬於延平城下家口悉給兵丁
鄭芝龍南安人也父紹祖為泉州庫吏時蔡善繼為
太守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於內衙誤中善繼額擒
治之見其恣容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不數
年芝龍與弟芝虎流入海島為盜官兵莫能抗始議
招撫以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量移善繼泉州道以

書招之芝龍感恩為約降受降日善繼坐戟門令其兄弟囚首請命芝虎一軍皆驚竟叛去仍據海島勢浸大然芝龍仍有求撫之意崇禎元年芝龍請降於巡撫熊文燦授遊擊俘海盜劉香老功加參將署總兵兄弟皆貴十七年兩都失守隆武以鄭氏有佐命功晉芝龍及弟鴻逵芝豹等為侯伯築城安平威權大甚既而

大清南下汀漳皆降芝龍尚保安平只勒遣內院致書

芝龍大悅遂進降表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於淵芝龍不聽至福州貝勒見之握手甚歡折

箭為誓命酒痛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挾之而北芝龍既行鄭勝鄭鴻逵及芝龍子成功皆率所部入

海轉掠閩中郡縣戊子夏清兵再入閩仍遁居海中今已亡

紹興魯王避難在台州乙酉六月中原任山西僉事鄭

等迎立魯王監國於紹興與清兵跨江相拒屢戰不勝又與閩中水火迭殺使者清兵渡江遵謙先

攜貨入海時馬士英依棲國安因謀以魯王投降為入關計乃威逼王南行使兵守之守者病王得脫登海船過東陽遁入舟山丙戌六月十八日事也

再拜作絕命詩從容赴園池死○兵部侍郎陳西輝

尖八雲峯寺中作絕命詞八首祭文一篇埋骨記一篇從容笑語扁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

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及姊妹聯臂共沉

河死○兵部主事葉汝楨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

主事高岱絕粒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原任山西

僉事鄭之尹沉水死○金華原任大學士朱大典合

門焚死○按臣鄭為虹利臣黃大鵬不屈同日殉難

俱自經○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

廣州唐王隆武之弟福建舊相蘇觀生何吾騶遁回廣

州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丙戌十一月內擁立唐王

稱監國收元紹武十二月十五日清總兵李成棟

兵薄廣州擒紹武并周王益王遼王及蘇觀生等盡

明亡

九十三

木

諸王

殺之何吾劔顧

肇慶

永明王神宗之孫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

寓梧州會桂王薨王猶在衰絰中兩廣總督丁魁

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迎至肇慶於丙戌十月十四

日稱監國改元永曆魁楚式耜俱為大學士清總

兵李成棟薄城下永曆西遊梧州魁楚失去又奔武

岡播越入粵次柳州又次象州戊子四月復自桂抵

南甯成棟反歸永曆奄有兩粵之地遂由梧入肇已

丑二月成棟沒於陣永曆又移德慶抵梧州庚寅十

一月清兵大舉入嚴關梧城大亂沿途如沸式耜

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東來見式耜曰事迫

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

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笑

與式耜飲達旦厥明被執見於定南王孔有德命幽

二人於別室式耜賦詩與同敞賡和至閏十一月十

七日斬之是日雷電大發遠近皆稱異永曆上南甯

入土州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隨行後未詳

